

禮記纂言

十五



明堂位第九

按大戴記明堂篇云明堂者天子之路寢也以以為明堂者文王之廟也按諸家論明堂紛紜不一更無定說雖大戴所記一篇之內自為異同而惟此兩節近是故特取之大凡寢廟之制皆前堂後室前堂向明故曰明堂天子有三朝而燕朝在路寢之明堂每日退朝聽政之所不於此見諸侯秋及諸侯來朝天子在大廟之明堂負扆而立若此篇所記諸侯朝位蓋周公營洛邑時制為此禮大朝享則於洛邑文王廟之明堂受之也

明堂位第九

昔者周公朝諸侯于明堂之位天子負斧依南鄉而立

音朝

朝下同依於  
豈切鄉去聲

考之書周公相成王伐奄而歸四國多方之諸侯皆至宗廟周公代成王誥諸侯而有多方之書蓋成王之三年也及成王七年之三月周公制禮作樂之事備乃會侯甸男采衛五服之諸侯營洛邑其時王不在洛諸侯以侯國會王朝三公之禮見周公而已此外則不見周公代上受諸侯之朝此記言周公朝諸侯于明堂之位蓋是周公制作之時定此朝位天子謂王也舊注謂周公攝王位朝諸侯非也鄭氏曰負之言背也斧為斧文



屏風於戶牖之間陳氏曰周公之東征也稱王命然後  
征其居東也侯王察已然後復周公事成王如此執謂  
代之而受朝乎代之之說始於荀卿成於漢儒誤矣  
三公中階之前北面東上諸侯之位阼階之東西面北上  
諸伯之國西階之西東面北上諸子之國門東北面東上  
諸男之國門西北面東上

北中國五等諸侯朝位在門內馬氏曰三公尊故其位  
立於中階之前東方陽也尊者居之西方陰也卑者居  
之侯尊伯卑故侯立阼階之東西面伯立西階之西東  
面俱北上取其近天子也諸子又卑於伯故位于門東

北面諸男又次于子故位于門西北面俱東上者其上  
禮與三公同也陸氏佃曰孟子言周室班爵祿天子一  
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凡五等此書謂  
之明堂位正言其位也天子負斧依南鄉而立所謂天  
子一位也三公中階之前北面東上所謂公一位也諸  
侯阼階之東西面北上諸伯西階之西東面北上所謂  
侯一位伯一位也諸子門東北面東上諸男門西北面  
東上所謂子男同一位也蓋子男之位同在國門而鄉皆  
北面東上則其爲位不異矣陳氏曰周禮治朝之位孤  
東面卿大夫西面外朝之位左孤卿右公侯伯子男射

人孤東面卿大夫西面皆尚右東西面者皆尚北路明  
之左右者皆尚中而明堂位諸侯西面諸伯東面則不  
尚方在門東西者東上則不尚中在西門之外者東面  
南上則不尚北

九夷之國東門之外西面北上八蠻之國南門之外北面  
東上六戎之國西門之外東面南上五狄之國北門之外  
南面東上九采之國應門之外北面東上四塞世言至先塞

代切又  
先引切

此四夷遠國朝位在門外皇氏曰九夷在東門外之南  
故此上八蠻在南門外之西故東上六戎在西門外之

明堂位第九

二

比故南上五狄在北門外之西故東上九采在應門外  
之西也孔氏曰按職方云四夷八蠻七閩九貉五戎六  
狄爾雅云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數不同者文  
異爾九州之外夷狄為四方蕃塞每世一至或新王即  
位或已君初即位皆來朝也陸氏曰九采之國所謂要  
服荒服歟四塞即九夷八蠻六戎五狄也鄭氏曰周禮  
侯服歲一見甸服二歲一見男服三歲一見采服四歲  
一見衛服五歲一見要服六歲一見九州之外謂之蕃  
國世一見九采九州之牧典貢職者二伯帥諸侯而入九牧  
居外而紂察之四塞謂夷服鎮服蕃服在四方為蔽塞

者新君即位則朝新安王次曰周官侯服外有甸服男服采服衛服衛服外乃有蠻服夷服鎮服蕃服周官所謂六年五服一朝者侯甸男采衛也作洛之後稱侯甸男邦采衛見士于周皆不及蠻夷而采服諸侯與焉今夷蠻戎狄之國在宮門外九采之國反在應門外鄭說曰九采九州之牧何所抑而爲此說也周官職方有蠻服夷服而無戎狄之服大行人之職衛服之外有要服而無蠻服鄭曰要服即蠻服要服之外謂之蕃國世一見又曰蕃國夷服鎮服蕃服也今明堂位蠻夷戎狄並在門外而夷服鎮服蕃服又在蠻夷戎狄之外謂之四

明堂位第九

四

塞記之所言已自可疑鄭注其可信乎

此周公明堂之位也明堂也者明諸侯之尊卑也

此總結上文因釋明字之義然明者取南鄉光明之義曰明諸侯尊卑者非也按以上所言門內門外朝位於它書俱無證拠殆難盡信蓋此篇意在夸大魯國得用天子禮樂遂推原其由而夸大周公所言多非其實

右記明堂諸侯朝位

昔殷紂亂天下脯鬼侯以饗諸侯是以周公相武王以伐

紂相去聲

鄭氏曰脯鬼侯謂以人肉爲薦羞惡之甚也孔氏曰周

本紀鬼侯作九侯方氏曰紂之亂不止於脯鬼侯蓋舉其甚者以明武王之所以伐也陸氏曰孟子言伊尹說湯以伐夏救民而書序謂伊尹相湯伐桀以伊尹主伐事也孟子言周公相武王誅紂而此記謂周公相武王以伐紂以周公主伐事也

武王崩成王幼弱周公踐天子之位以治天下六年朝諸侯於明堂制禮作樂頒度量而天下大服七年致政於成王量去聲

孔氏曰家語云武王崩成王年十三鄭康成以為年十歲陸氏曰成王諒闇百官總已以聽周公自其常禮及

喪畢成王尚幼是以周公權宜踐天子之位制禮作樂也鄭氏曰踐猶履也頒讀為班度謂丈尺高卑廣狹也量謂豆區斗斛筐筥所容受也方氏曰所頒有規矩權衡準繩不止於度量止以二者為言何也蓋分寸丈尺引以度長短謂之五度其形起於璧羨而禮寓之矣倫合升斗斛以量多少謂之五量其聲中於黃鍾而樂寓之矣度量者主乎禮樂而言也澄曰踐天子之位者但謂攝天子之事爾非謂真居天子之位也六年者蓋周公攝政之六年成王之七年也是年營洛邑七年者周公自成王二年之秋始攝政至成王八年則為

七年也蓋武王初喪周公時為冢宰旋遭流亡是謗遂出東征而二公在朝行冢宰事成王元年周公居東之二年也殷亂平成王二年周公居東之三年也其秋有風雷之變而成王迎周公以歸周公既歸仍以冢宰攝天子事成王喪畢於常禮宜自親政矣以年尚幼弱故周公攝事如故及制禮作樂之事大備營洛邑以朝諸侯周公乃留治洛邑是年冬成王在洛丞祭八年之初自洛歸于宗周始自親政是為周公致政於成王之年也

成王以周公為有勲勞於天下是以封周公於曲阜地方七

明堂位第九

六

百里革車千乘

乘繩證切

考之史記封周公於曲阜者武王也但周公雖已受封而不之國武王崩淮夷徐戎與武庚同叛故周公東征而遣伯禽就國以遏徐戎詩所謂王曰叔父建爾元子俾侯于魯者蓋言成王命伯禽代周公往侯魯國爾非謂其時始受封也孟子曰周公之封於魯也地非不足而儉於百里其後定制諸侯之地方四百里乃是周公制作禮樂時事蓋除王所食之外有方百里之國有方百里之鄙并附庸二十六國為方四百里此記所云地方七百里者夸大之辭非其實也況周公受封在武王



克商之後魯公就國亦在武王初喪之時今此乃云成王以周公為有勲勞於天下然後封之於曲阜而有方七百里之地安矣方百里則有輕重車凡千乘

命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

此周公既薨成王思報周公之勲勞而有此命也意在尊崇周公而不知其非禮故夫子歎之曰周公其衰矣而程子亦云成王之賜伯禽之受皆非也作此記者方且夸大之以為美談甚矣其昧於禮義矣

是以魯君孟春乘大路載弧韞旂十有二旒日月之章祀

帝于郊配以后稷天子之禮也

韞音獨

不明堂傳第九

七

鄭氏曰大路殷之祭天車也弧旌旗所以張幅也其衣

曰韞天子之旌旗畫日月孔氏曰祭天尚質大路一就

尊敬周公故用先代殷禮牲用殷白牡車乘殷大路也

弧以竹為之其形為弓以張繆之幅此弓衣謂之韞方

氏曰周官司常日月為常交龍為旂此言日月之章謂

之載常可也乃謂載旂者常謂之旂猶公侯伯子男通

謂之諸侯歟且王載大常諸侯載旂魯公以諸侯而用

天子之禮故雖有日月之章而止謂之旂焉亦隆殺之

微意也新安王氏曰周天子有日至之郊以報本有啓

輶之郊以祈穀其祭天車用玉路旗用日月之常魯僭

天子禮亦不敢盡同是以有所穀之郊無日至之郊所穀於孟春郊而後耕則孟春乃建寅之月非建子也不敢乘天子玉路又不肯乘同姓金路故乘殷之大路常畫日月天子建之旂畫交龍同姓諸侯建之常十有二旒旂則九旒而已今不敢全用天子之旂故於旂上畫日月之章綴以十有二旒此皆用天子禮而不敢盡同也

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大廟牲用白牡尊用犧象山壘犧尊用黃目灌用玉瓚大圭薦用玉豆雕篋爵用玉琖仍雕加以璧散璧角俎用椀巖升歌清廟下管象朱干上

明堂位第九

戚冕而舞大武皮弁素積裼而舞大夏昧東夷之樂也任

南蠻之樂也納夷蠻之樂於大廟言廣魯於天下也大廟音泰

後同犧如字舊素何切壘音雷瓚才旦切篋祖帶切又酸上聲椀音款巖居衛切任而林切

鄭氏曰禘大祭也周公曰大廟魯公曰世室群公稱宮

白牡殷牲也尊酒器也犧象鬱鬯之器也黃彝也灌酌

鬱尊以獻也瓚形如槃容五升以大圭為柄是謂于瓚

簋籩屬也以竹為之雕刻飾其直者也爵君所進於尸

也仍因也因爵之形為之飾也加加爵也散角皆以璧

飾其口也椀始有四足也巖為之距清廟周頌也象謂

周頌武也以管播之朱干赤大盾也戚斧也冕冠名也

諸公之服自衮冕而下如王之服也大武周舞也大夏  
夏舞也周禮韎師掌教韎樂廣六也孔氏曰牲用白牡  
者尊敬周公不用已代之牲故用殷牲尊用犧象山罍  
者用天子之尊也犧犧尊也周禮春夏之祭朝踐堂上  
薦血腥時用以盛醴齊若及夫人所酌以獻尸也象象  
尊也周禮春夏之祭堂上薦朝事竟尸入室饋食時用  
以盛盎齊君及夫人所酌以獻尸也山罍謂夏后氏之  
尊天子於追饗朝饗之祭再獻所用今喪崇周公禘祭  
雜用山尊不知何節所用也鬱尊用黃目者鬱謂鬱鬯  
酒黃目嘗承所用尊崇周公於夏禘用之灌用玉瓚大  
圭者灌謂酌鬱鬯獻尸求神也以玉飾瓚故曰玉瓚薦  
用玉豆者謂所為菹醢之屬以玉飾豆故曰玉豆簋形  
似筥亦薦時所用筥用竹不可刻飾故雕鏤其柄也爵  
用玉琖仍雕者爵君酌酒獻尸杯也琖夏后氏爵名以玉  
飾故曰玉琖加以璧散璧角者加謂尸入室饋食竟夫人酌  
盎齊亞獻名爲再獻又名爲加以其非正獻故謂之加  
上時薦加邊加豆也此時夫人用璧角內宰所謂瑤爵  
也瑤是玉名璧是玉之形制爵是總號角是爵之所受  
名異而實一也其璧散者夫人再獻訖諸侯爲賓用之  
以獻尸雖非正加 夫人加爵之後故此總稱加先散

後角便文也俎用椀楨兩代俎也虞俎名椀禮圖云椀長二尺四寸廣一尺二寸高一尺夏俎名楨亦如椀直有脚曰椀虞氏尚質未有餘飾也加脚中央橫木曰楨夏氏漸文故也升升堂也升樂工於廟堂而歌清廟詩也下堂下也管匏竹在堂下故云下管堂下吹管以播象武之詩也朱干玉戚者赤盾而玉飾斧也冕而舞大武者王著衮冕執赤盾而舞武王伐紂之樂也上云下管象謂吹大武詩此云舞大武謂爲大武之舞也皮弁三王之服褻見美也大夏夏禹之樂也王又服皮弁褻而舞夏后氏之樂也六冕是周制故用冕而舞周樂皮弁是三王服故用皮弁舞夏樂也周樂是武武質故不褻夏家樂文故褻也若諸侯之祭各服所祭之冕而舞祭統冕而總干以樂皇尸是也周公德廣非唯用四代之樂亦爲蠻夷所歸故賜奏蠻夷之樂於庭也唯言夷蠻則戎狄可知或云正樂旣不得六代故蠻夷唯與二方也納夷蠻之樂皆於大廟奏之者廣魯欲使天子示於天下也

君卷冕立于阼夫人副褱立于房中君肉袒迎牲于門夫入薦豆籩御大夫贊君命婦贊夫人各揚其職百官廢職服大刑而天下大服

卷音卷  
褱音褱  
贊音贊

孔氏曰前明祀周公所用器物此明祀周公之時君與夫人卿大夫命婦行禮之儀尸初入之時君待於阼階夫人立於東房中副王后首飾以其覆被頭首禕衣后服之上者迎牲于門謂裸鬯之後牲入之時迎於門也夫人薦豆籩者朝踐及饋孰并酌尸之時也卿大夫助君謂初迎牲幣告及終祭也命婦助夫人謂薦豆籩及祭事之屬當祭之時命百官各揚舉其職如有廢職不供服之以大刑以此祭周公文物備具禮儀整肅百官供命而天下大服明周公之德宜合如此鄭氏曰副禕王后之服唯曾及王者之後夫人服之諸侯夫人則自揄翟而下贊佐也命婦於內則世婦也於外則大夫之妻也祭祀世婦以下佐夫人揚舉也大刑重罪也天下大服知周公之德宜饗此也澄曰服大刑謂以大刑加於其身也大服者天下之人見周公饗此盛祭皆以為當然無不心服也輔氏曰周公人臣而用天子禮樂以祭宜人之心有所不服今也執事之臣各舉其職而無怠慢之意至於有廢職而不舉者則亦自服於大刑至此然後知天下大服而不以周公為不可用天子禮樂也此皆魯人夸詞

是故夏禘秋嘗冬烝春社秋省而遂大蜡天子之祭也

音

樂省讀爲彌  
蜡鋤稼切

鄭氏曰不言春祠魯在東方王東巡守以春或闕之省  
讀爲彌彌秋田名也春田祭社秋田祭祊大蜡歲十二  
月索鬼神而祭之孔氏曰魯在東方朝常以春當朝之  
年以朝闕祭巡守在二月不於正月祭者諸侯預前待  
乎竟故也或曰不言春祠有脫文爾先儒謂王春東巡  
則魯闕春祭當朝之年用春則亦闕祭非也祭不可闕  
陳氏曰春言社則秋彌亦祀方詩曰以社以方是也秋  
言彌則春社亦蒐傳曰春蒐夏苗秋獮冬狩是也方氏  
曰初嘗烝春社秋省凡此亦諸侯之所同然特魯行之

明堂位第九

十二

禮有所隆爾馬氏曰天子大蜡八而魯以周公之功故  
得用之澄曰自孟春乘大路以下言魯之得郊祭郊者  
祭天於南郊以祈穀而以后稷配也自季夏六月以下  
言魯之得禘祭禘者祭文王於周公之廟而以周公配  
也君卷冕以下爲夏初秋嘗冬烝起文言魯之君夫人  
四時得服王之卷冕后之副禕而以天子之禮祭周公  
於大廟也蓋初祠烝嘗祭名雖與諸侯同而用天子祭  
禮則與諸侯異與夫春蒐之祭社秋獮之祀方冬月之  
八蜡魯皆得以如天子也

大廟天子明堂庫門天子臯門雉門天子應門

鄭氏曰廟及門如天子之制天子五門臯庫雉應路魯有庫雉路則諸侯三門與孔氏曰周公大廟似天子明堂魯之庫門似天子臯門魯之雉門似天子應門制度高大如天子不必事事皆同也清江劉氏曰以詩書禮春秋考之天子三門諸侯三門門同而名不同天子有臯應畢無庫雉路諸侯有庫雉路無臯應畢明堂位所言蓋曾用王禮門制同王門而名不同也

振木鐸於朝天子之政也

鄭氏曰天子將發號令必以木鐸警衆陳氏曰古人出一號發一令皆聲以警之故振木鐸於朝鐸以金則取

八明堂位第九

乎義而所用多在乎武事周官鼓人以金鐸通鼓司馬振鐸是已以木則取乎仁而所用多在乎文周官小宰小司徒皆云正歲率其屬而振之以徇于市此皆天子之政也方氏曰周官小宰帥治官之屬而觀治象之法徇以木鐸曰不用法者國有常刑以至鄉師士師宮止亦莫不用焉此非天子之政乎

山節藻梲復廟重檐刮楹達鄉反坫出尊崇坫康圭疏屏

天子之廟飾也

梲專悅切復音福重平聲檐以占切刮君八切達鄉去聲康音抗屏並經切

鄭氏曰山節刻楹盧爲山也藻梲畫侏儒柱爲藻文也復廟重屋也重檐重承辟材也刮刮摩也鄉謂夾戶窓

也每室八窻爲四達反坫反爵之坫也出尊當尊南也  
唯兩君爲好既獻反爵於其上禮君尊于兩楹之間崇  
高也康讀爲亢龍之亢又爲高坫亢所受圭奠于上焉  
屏謂之樹今浮囂也刻爲雲氣蟲獸如今闕上孔氏曰  
此論魯大廟之飾樽盧今之斗拱也朱需梁上短柱也  
重檐者就外檐下辟復安板檐以辟風雨之灑壁楹柱  
也刮者以密石摩柱鄉謂窻牖達者謂牖戶通達坫築  
土爲之兩君相見飲酒既獻反爵於坫上故謂之反坫  
尊在兩楹間坫在尊南故云出尊崇坫康圭者亢舉也  
爲高坫受賓之圭舉於其上也疏屏者疏刻也天子外

屏人臣至屏俯伏思念其事浮思小樓也城隅闕上皆  
有之然則屏上亦爲屋以覆屏墻故云浮思也此皆天  
子廟飾反坫亦在廟故合言廟飾也陸氏曰天子之楹  
斲之齶之加密石焉刮楹其一隅也大廟旅楹徘徊皆  
有柱達鄉若今偷柱使前達也出尊使尊見焉康圭使  
圭安焉康讀如字方氏曰凡器仰之爲正覆之爲反反  
坫所以覆爵也故爵坫謂之反坫凡物在內爲入在外  
爲出坫在尊外故曰出崇坫所以薦圭也故圭坫謂之  
崇凡物措之則康坫以措圭故曰康輔氏曰反坫出尊  
言其所在崇坫康圭言其所用互備也馬氏曰天子之



廟飾不止於此此舉其略爾天子用其詳而魯用其略也

鸞車有虞氏之路也鉤車夏后氏之路也大路殷路也乘路周路也鉤古庚切 乘去聲

鄭氏曰鸞有鸞和也鉤有曲輿者也大路木路也乘路玉路也漢祭天乘殷之路今謂之桑根車孔氏曰此明魯有四代車其制各別路即車也鉤曲也輿則車材曲輿謂曲前闌也虞賢未有鉤矣輔氏曰虞夏言車殷周言輅各擬時代所稱意者殷周始稱車為路爾自魯言之故下皆曰路也新安王氏曰舜時始有鸞和故其路

大明堂位第九

十五

謂之鸞車夏始有鉤車殷人車木路周天子乘玉路封同姓則有金路封異姓則有象路魯之乘路蓋金路也玉路非魯所敢僭故郊禮反用殷之大路鄭以乘路為王路非也

有虞氏之旂夏后氏之綏殷之大白周之大赤綏注讀為綏

鄭氏曰四者旌旗之屬也綏當為綏讀如冠韃之韃有虞氏當言綏夏后氏當言旂此蓋錯謬也綏謂汙旄牛尾於杠首所謂大麾書云武王左黃鉞右秉白旄以麾周禮王建大旂以賓建大赤以朝建大白以即戎建大麾以田也孔氏曰此論魯有四代旌旗虞氏之綏似注

旄竿首未有旒縵夏后氏之旂漸文既注旄竿首又有  
旒縵大白謂白色旗大赤謂赤色旗大白大赤各隨代  
之色無所畫也應氏曰子華子曰舜建大常舜惟見旂  
常爾至夏則復綏之以羽旄綏者旒之係於繩而華者  
也陳氏曰旂之制始於舜此有虞氏之旂也至於夏則  
致飾矣故曰綏方氏曰旂即所謂交龍為旂也大帛即  
雜帛之物也大赤即通帛之旌也唯麾不在凡旂之數  
故特以綏名之

夏后氏駱馬黑鬣殷人白馬黑首周人黃馬蕃鬣

駱音洛  
蕃音煩

鬣  
切

明堂位第九

卷之十六

孔氏曰此明魯有三代之馬夏尚黑故用黑鬣駱白黑  
相間也殷尚白頭黑而鬣白從所尚也二代俱以鬣為  
所尚蕃赤也周尚赤用黃近赤也方氏曰馬以毛物為  
主而鬣又毛之長者故三代之馬以鬣言之陸氏曰魯  
雖兼用四代服器等物皆有所殺也駱馬黑鬣即視乘  
驪白馬黑首即視乘翰黃馬蕃鬣即視乘駟然駱馬黑  
鬣夏后氏猶以為黑白馬黑首殷人猶以為白黃馬蕃  
鬣周人猶以為赤輔氏曰殷周獨於此稱人者以六馬  
故也

夏后氏牲尚黑殷白牡周駢剛

駢音息  
剛音切

孔氏曰魯用三代牲駢赤色剛牡也駢言剛則白亦剛  
白言牡則黑亦牡也方氏曰剛公羊氏作牯蓋牛也牡  
言其質剛言其性言二代如此則夏后氏尚黑亦用牡  
可知故湯用玄牡釋者以為未變夏禮也

泰有虞氏之尊也山壘夏后氏之尊也著殷尊也犧象周

尊也著直略切

孔氏曰此明魯用四代尊有虞氏尚陶故泰用瓦壘猶  
雲雷也畫為山雲之形也著無足而底著地殷尊無足  
其餘泰壘犧象並有足也方氏曰泰司尊彝謂大古之  
瓦尊山壘即山尊也禮器亦謂之壘尊非謂諸臣所酢

大明堂位第九

十七

之壘也以山壘為尊因謂之壘尊亦猶以壺為尊因謂  
之壺尊也著附著之著下無所承著地而已殷質故其  
尊從簡如此飾以犧則曰犧尊飾以象則曰象尊周尚  
文故其尊有飾如此

爵夏后氏以琖殷以斝周以爵即音嫁又一聲

孔氏曰此明魯有二代爵並以爵為形故并標名於其  
上琖以土飾之殷亦爵形而畫為禾稼稷稼也周爵或  
以土為之或飾之以玉方氏曰爵為爵之形以承之自  
周始夏殷未承以爵而亦通謂之爵周以前止有爵之  
名周以後又有爵之形也陸氏曰琖以齊言學以鬯言

爵以酒言知然者蓋齊亦或謂之琖酒鬯尊一名罍彝  
灌尊夏后氏以雞夷殷以罍周以黃目

方氏曰灌尊所以實裸鬯之尊也孔氏曰此明魯有三  
代灌尊彝法也與餘尊為法故稱彝雞彝者或刻木為  
雞形而畫雞於彝罍畫為木稼黃目以黃金為日鄭氏  
曰夷讀為彝周禮春祠夏禴裸用雞彝鳥彝秋嘗冬  
烝裸用罍彝黃彝

其勺夏后氏以龍勺殷以疏勺周以蒲勺勺市灼切

方氏曰勺用以酌酒者孔氏曰龍勺勺為龍頭疏謂刻  
鏤通刻勺頭蒲謂合蒲刻勺為鳧頭其口微開如蒲草

明堂位第九

十八

本合而末微開也陸氏曰龍勺為龍頭蒲勺為鳧頭疏  
勺為雉頭

土鼓黃桴葦籥伊耆氏之樂也拊搏玉磬拊擊大琴大瑟  
中琴小瑟四代之樂器也黃音塊桴音浮葦云鬼切籥音藥拊音甫搏音博拊音夏

孔氏曰此明魯用古代樂及四代樂器土鼓謂築土為  
鼓葦桴以土塊為桴葦籥謂截葦為籥鄭氏曰葦當為由

籥如笛三孔伊耆氏古天子有天下之號也今有姓伊  
耆氏者四代虞夏商周也方氏曰古者以土為鼓未有

鞀革之聲故也以由為桴未有斲木之利故也以葦為  
籥未有截竹之精故也拊搏拊擊與書言鳧擊鳴球搏

拊琴瑟同義玉磬琴瑟皆堂上之樂琴言中不言小瑟言小不言中互相備也陸氏曰拊取聲淺搏取聲深摺取聲淺擊取聲深

魯公之廟文世室也武公之廟武世室也

鄭氏曰此二廟象周文王武王之廟也世室者不毀之名也魯公伯禽也武公伯禽之玄孫也名敖孔氏曰魯公伯禽有文德世世不毀其廟象周之文世室武公有武德其廟不毀象周之武世室按成公六年立武宮公羊左氏並譏其不宜立此記美成王褒崇魯國而已武公之廟立而不毀在成公之時作記之人因成王褒魯

明堂位第九

十九

遂連文美之非實辭也輔氏曰觀此篇所載成王之賜伯禽未必如是之備亦有魯君因仍而僭用之者矣新安王氏曰此言尤不可信周公爲魯大祖而開國實係魯公然其廟不毀不可援文王爲比若武公乃伯禽玄孫毀廟復立季氏爲之也且季氏立已毀之廟者有一煬公之廟毀而復立煬公以弟繼兄者也武公之廟毀而復立武公舍長立少者也二者皆季氏不臣之心春秋書立武宮立煬宮以罪季氏鄭不考其故乃曰世室不毀之廟夫昭穆迤遷則毀武公之廟禮也毀而復立非禮也而比之於武之世室甚乖春秋之旨

米廩有虞氏之庠也序夏后氏之序也瞽宗殷學也類宮

周學也類音判

孔氏曰此明魯得立四代之學魯之米廩是有虞氏之庠魯以虞庠為廩以藏染盛鄭氏曰庠序亦學也瞽宗樂師瞽矇之所宗也古者有道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為樂祖於此祭之方氏曰天子曰辟廱諸侯曰類宮類宮者半辟廱之制孟子言殷為序周為庠而此以夏后為序虞為庠者蓋以其養人於此則皆可謂之庠以其習射於此則皆可謂之序也

崇鼎貫鼎大璜封父龜天子之器也越棘大弓天子之戎

大明堂位第九

二十

器也璜音黃

鄭氏曰崇貫封父皆國名文王伐崇古者伐國遷其重器以分同姓大璜夏后氏之璜越國名也棘戟也方氏曰左氏曰周公相王室以尹天下於周為睦分魯公以大路大旂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繁弱則大弓也陸氏曰大璜封父龜傳所謂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是也蓋此龜一名繁弱豈以善中名之歟大弓武王之弓也周公受賜藏之魯以周賜我為夸故曰天子之器也其言天子之禮之祭之政之廟飾之戎器其以為夸一也

夏后氏之鼓足殷楹鼓周縣鼓

縣音

鄭氏曰足謂四足也楹謂之柱貫中上出也縣縣之筮  
虞也殷頌曰植我鼗鼓周頌曰應陳縣鼓方氏曰楹以  
貫中縣則在上獨足為在下故特謂之鼓足陳氏曰足  
不若楹之高楹不若虞之垂亦其後世之加隆爾

垂之和鐘叔之離磬女媧之笙簧

媧古切

鄭氏曰垂堯之共工也叔未聞女媧三皇承宓犧者和  
離謂次序其聲縣也笙簧笙中之簧也孔氏曰垂所作  
調和之鐘叔所作編離之磬女媧所作笙中之簧三者  
先代之樂魯皆有之鄭注和離謂次序其聲縣聲解和

明堂位第九

二十一

也縣解離也陸氏曰和鐘編鐘也離磬特磬也陳氏曰  
古者造笙以匏為母列管匏中施簧管端大者十九簧  
小者十二簧笙簧始於女媧氏簧非特施於笙又施於  
等笙簧十三或十九等簧三十六

夏后氏之龍筮虞殷之崇牙周之璧翬

籥音筭虞其矩切翬所甲切

孔氏曰此明魯有三代樂縣之飾筍飾以鱗此并云虞  
者蓋夏時籥虞之上皆飾以鱗至周乃別故云龍筮虞  
殷則於籥之上刻畫木為崇牙之形以挂鐘磬也翬扇  
也言周畫繒為扇戴小璧於扇之上鄭氏曰籥虞所以  
縣鐘磬也橫曰籥飾之以鱗屬植曰虞飾之以羸屬羽

屬筭以大版爲之謂之業般又於龍上刻畫之爲重才以持絲紘也周又畫繒爲翬戴以璧垂五采羽於其下樹於筭之角上飾彌多也周頌曰設業設虛崇牙樹羽方氏曰其崇如牙夏后氏有筭虛而未有崇牙商有崇牙而未有璧翬至周然後三者兼備焉此皆漸致其文也

有虞氏之兩敦夏后氏之四璉般之六瑚周之八簋數音對又

音堆璉力展切瑚音胡

鄭氏曰皆黍稷器制之異同未聞方氏曰曰敦曰璉曰瑚曰簋所命之名不同或兩或四或六或八則漸增其

明堂位第九

十一

數也陸氏曰兩敦黍稷四璉黍稷稻粱六瑚黍稷稻粱麥苽八簋黍稷稻粱白黍黃粱稭稊澄按簋是盛黍稷之器其盛稻粱名簠

俎有虞氏以椀夏后氏以巖般以棋周以房俎俎俱用切

鄭氏曰椀斷木爲四足而已巖之言蹙也謂中足爲橫距之象棋之言枳棋也謂曲橈之也房謂足下跗也上下兩間有似於堂房孔氏曰椀有四足虞氏未有餘飾巖心間有橫周謂此俎之橫者爲距棋枳之樹其枝多曲橈般俎似之周俎頭各有兩足足下各別爲跗足間橫者似堂之壁橫下二跗似堂之東西頭各有房方氏



曰椀者斷木為足無餘飾也巖者於足間加橫木焉植為立橫為巖也椀者既有橫木又為曲椀之形陳氏曰殷之橫距與夏同而曲其足與三代異周之下跗與三代異而直其足與虞夏同詩言大房傳言房蒸此房俎也少牢禮言俎距比橫距也其高下脩廣無文舊圖謂高二尺四寸廣尺四寸不可考

夏后氏以楬豆殷玉豆周獻豆

楬音階切又獻素何切又如字

鄭氏曰楬無異物之飾獻疏刻之孔氏曰獻音娑娑是希疏之義方氏曰楬豆未有它飾以木為柄若蜡氏之楬而已玉豆則於楬之上又飾之以玉也獻若周官所

謂再獻之獻再獻對朝踐言之則朝踐為初獻矣醢人所謂朝踐之豆者初獻也所謂饋食之豆者再獻也此言獻豆則主祭祀之豆爾以祭祀之豆為疏刻則燕饗之豆不疏刻矣司尊彝所謂獻尊義亦類此皆漸增其飾也陳氏曰楬者木之屬也以木為之則無飾楬以言其制玉以言其飾犧以言其用

有虞氏服韍夏后氏山綬火周龍章

韍音弗

鄭氏曰韍冕服之鞞也舜始作之以尊祭服禹湯至周增以畫文後王彌飾也天子備馬諸侯火而下卿大夫山士韎韝而已孔氏曰此論曾有四代鞞制虞氏直以

韋爲韍未有異飾夏后氏畫之以山殷增以火周人加龍以爲文章士韎韐無飾推此即尊者飾多此有四等天子至士亦四等故知卿大夫加山諸侯加火天子加龍方氏曰有山有火而又加之以龍則其文成矣於周特言章焉章者文之成也

有虞氏祭首夏后氏祭心殷祭肝周祭肺

陳氏曰祭以右手凡祭必於脯醢之豆間祭之尚肺周禮而已若有虞氏則祭首夏后氏則祭心殷則祭肝以時異則禮異也周之尚肺特宗廟賓客飲食之間而已若五祀則尸先脾中霤先心門先肝以事異則禮異也

特牲饋食先祭肺後祭肝祝亦祭肺後祭肝則祭肺非不祭肝也以肺爲主爾由是推之夏殷非不祭肺以心與肝爲主而已方氏曰有虞氏祭首尚用氣也氣有陰陽之異以陽爲主爾首者氣之陽也至於三代則各祭其所勝夏尚黑勝赤故祭心心於色爲赤也殷尚白勝青故祭肝肝於色爲青也周尚赤勝白故祭肺肺於色爲白也

夏后氏尚明水殷尚醴周尚酒

鄭氏曰此皆其時之用非尚也孔氏曰夏后氏尚質故用水殷人稍文故用醴周人轉文故用酒按儀禮設

上玄酒是周尚明水也禮運云澄酒在下則周不尚酒言尚非也方氏曰明水者陰鑑取於月得之於天者也醴則漸致其味成之以人者也然僅足以爲禮而已酒則味成而可薦焉厚之至也

有虞氏官五十夏后氏官百殷二百周二百

鄭氏曰周之六卿其屬各六十則周三百六十官也此云三百者記時冬官以昏義曰天子立六官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凡百二十蓋謂夏時也以夏周推前後之差有虞氏官宜六十夏后氏宜百二十殷宜二百四十不得如此記孔氏曰此明魯兼有四代之

官魯是諸侯按大宰職諸侯唯有三卿五大夫故公羊傳司徒司空之下各有二小卿司馬之下一小卿是三卿五大夫今魯雖被褒崇何得備四代之官與三百六十職蓋成王褒崇於魯使魯雜存四代官職名號非謂魯盡備其數也記者盛美於魯因舉四代之官本數言之方氏曰周官三百六十此止言三百亦以其大數而已先儒遂以冬官之亡爲言豈其然乎輔氏曰魯百里之國決不能盡備四代之官此皆夸辭也以此例上所言可知也陸氏曰車旂言四代馬言三代尊言四代其爵其彝其勺言三代簋俎言四代豆言三代祭言四代

其牲其酒言三代教言四代學言四代官言四代重者  
舉四亦言之法若樂言伊耆氏之土鼓女媧之笙簧與  
四代之樂矣其鼓其篥其簫舉三代可也

有虞氏之綏夏后氏之綢練殷之宗牙周之璧翬  
綏音綏  
綢土刀

鄭氏曰綏亦旌旗之綏夏綢其杠以練爲之旒殷又刻  
繒爲宗牙以飾其側亦飾彌多也此旌旗及翬皆喪葬  
之飾周禮大喪葬巾車執蓋從車持旌御僕持翬旌從  
遣車翬夾柩路左右前後天子八翬皆戴璧垂羽諸侯  
六翬皆戴圭大夫四翬士二翬皆戴綏孔氏曰此明魯

有四代喪葬旌旗之飾夏旣綢杠以練又以練爲旒殷  
刻繒爲宗牙之形以飾旌旗之側周尚文更取它物飾  
之不用牙也周以物爲翬翬上戴璧陳之以鄣柩車前  
文宗牙璧翬是飾篥虞此是喪葬之飾方氏曰公西赤  
志孔子之喪曰飾棺牆置翬設披周也設崇殷也綢練  
設旒夏也正謂是矣陳氏曰喪禮旌旗之飾亦有宗牙  
棺牆之飾亦有璧翬與篥虞同者爲欲使勿之有惡爾  
凡四代之服器官曾兼用之是故曾王禮也天下傳之久  
矣君臣未嘗相弑也禮樂刑法政俗未嘗相變也天下以  
爲有道之國是故天下資禮樂焉

孔氏曰記者既陳四代服器官於前此結之於後美大  
魯國伊耆氏之樂女媧之笙簧非唯四代擬其多者言  
之爾亦有但舉三代者然四代服器魯家每物之中得  
用之不謂事事盡用也作記時是周末唯魯獨存周禮  
故以爲有道之國左傳云諸侯宋魯於是觀禮是天下  
資禮樂也鄭氏曰王禮天子之禮也傳傳世也資助也  
此蓋盛周公之德爾春秋時魯二君弑云君臣未嘗相  
弑政俗未嘗相變亦近誣矣王氏曰周公有入臣所不  
能爲之功德而報之以入臣所不得用之禮樂程子曰  
周公之功固大矣皆臣子之分所當爲魯安得獨用天  
子禮樂哉澄按周末無識之儒不知魯用天子禮樂之  
爲非方且極推其盛以爲夸以其意在於夸也故其言  
多有非實者而石林葉氏又欲爲之掩護以爲成王伯  
禽無失禮作明堂位者無失辭其誤亦甚矣

右記魯用天子禮樂



